

豪赌青春

〔美〕杰基·科林斯 著



〔美〕杰基·科林斯 著

豪赌青春

北宁 长毅 旭东 倪建民 黄玉礼 译

下

四川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建华

封面设计：解建华

书名：豪赌青春（上·下册）

作者：【美】杰基·科林斯

出版 四川文艺出版社

发行：成都盐道街三号

印刷：七二三四印刷厂

1989年5月第一版

开本787×1092 1/32

1989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22.625

印数：1—60,000册

字数480千

书号：ISBN 7-5411-0453-3/I·422

定价：7.40元

第六十三章

妥协与拉琪尔的风格水火不熔。她无意静坐房内，等待迪米特里认错道歉。他必须懂得，而且要刻不容缓地懂得，她拉琪尔不是他人门前的擦鞋棕垫，不是逆来顺受的小可怜虫。

那日清晨，经过一番大吵大嚷，她扬长而去，携带罗伯托及思思来到东汉普顿宅第。事实的真相是：她对他的所作所为难以容忍。她希望彼此平等相处，不希望同男人保持一种对方可以为所欲为的，不平等的关系。她寒心地意识到与迪米特里的婚姻已铸成终身大错。有一条不可逾越的代沟将他们隔开。她不愿表演他替她设计的角色。

三日来，他未同她进行任何联系，她并不为此感到心烦不安。她沉着冷静地招来迪米特里的私人律师，指示他们协商办理她在大西洋城购买一块土地的事宜。然后，她又同她的私人律师再次协商核对，保证买卖顺利进行。迪米特里已签署了一项法律文件。她将继续逗留于自己的家宅，无论情况有何变化。

他三天之后来到宅第。“原谅我，”他站在台阶之上，手拿一束她最喜欢的“镑银”玫瑰花和一只丝纱罗包装的盆子，请求她的宽恕。

她深知迪米特里是难以道歉认错的。她完全可以使他感到尴尬狼狈的，可是她将他让进房内。在花园内，他们边走边谈，以解决矛盾，消除分歧。他这一代人不相信冗长，分析性的讨论会有什么结果，所以，他们的话谈既简洁又明了。

她打开盒子。里面装有一串昂贵的钻石短项链，中间夹镶着一巨大的心形钻石，迪米特里将项链挂于她的脖颈，然后高雅地吻吻她，并对她说苏珊和基诺已接受他的邀请到他的游艇上共度良辰美景。

噢，上帝！她从未指望基诺会接受邀请，她不知自己为何如此心烦意乱。她对父亲的感情矛盾重重。她时而热爱他，胜于热爱世界上的任何人，时而又感到今生今世不见他也无所谓，也无关痛痒。这种心情由来已久。

“你很高兴，是吗？”迪米特里询问道。

她抑制住真情实感。“当然，”她漫不经心地答道。

她从未指望出航巡游，迪米特里的狐朋狗友。弗朗西斯卡·弗恩及她那位结结巴巴的丈夫。现在又出现了苏珊和基诺。所有这些人将窄路相逢，同舟出游。迪米特里的游艇巨大，豪华，但毕竟是游艇，空间区区，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吃喝玩乐在所难免。

也许奥林匹亚和她的新婚丈夫，管她的丈夫是谁呢，会不失时机，前来游玩，拉琪尔忘记询问她的丈夫是谁。迪米特里已返回纽约，让她负责这次为期两周的巡游，尽管她无心于此。

清晨，基诺翻身下床，感到热情昂扬，似乎只有与佩奇会面时，他才有这种心境。佩奇使他的生活充满活力。她淫猥下流，放荡不羁，风趣诙谐，后者更为可贵。

他正期待佩奇从拉斯韦加斯返回。他提前一小时抵达伯维利·威尔希尔赴他俩星期五的幽会，佩奇迟到半小时，她身上散发出浓烈的麝香味，体穿一条洁白的短裙，裙摆几乎短至大腿的交叉处。

“有人让你打扮得象个娼妓？”他坐于床头，笑嘻嘻地问道。

“当然，”她抖开卷曲的密发。“难道不正合你意！”她猛然伸手解开腰部的纽扣，短裙滑落至地。她没有穿内裤。

“哈哈——”他放声大笑。

“要速战速决。必须欢天喜地。”佩奇边说边走向前。

“请在桌上放五十美元。”

“挺便宜。”基诺开玩笑地说，对她的举动十分欣赏。

“因为你是老主顾了，理应优惠。”她将身体贴在他的脸庞上。

基诺躁动不已。性生活使他年老力不衰——他对此确信无疑。年老力衰，精力不济，朽木凋矣，这与他，基诺·桑塔杰洛，毫无关系。性生活使生命之水源远流长，他能战无不胜，佩奇·惠勒是他几年来所遇到的最强硬对手。

若与佩奇这种女人结婚，生活将是一幅怎样的景象呢？会比与苏珊整日耳鬓厮磨地守在一处更为令人兴奋，这一点毫无疑问。

佩奇情欲亢奋，苏珊与她不同，高潮一过，万事皆休，将他推至一旁。

佩奇喜欢标新立异。有时基诺真希望再年轻些，再强健些。她似乎对此不大介意。无论如何，他心中有数，知道自己能使她欢欣快活。

“韦加斯如何？”当佩奇心满意足时，他问道。

她仰卧于床榻，“挺有趣。”她回答。

“如何有趣？”

“嗯……我观看了维托斯及伦尼·戈尔登在你那家旅馆进行的演出。”

“怎么样？”

“是服务还是表演？”

“两者。”

“棒极了。伦尼·戈尔登的确与众不同。维托斯象欧洲人那样迷人。自然，大家都在谈论奥林匹亚·斯坦尼斯洛浦洛斯同伦尼·戈尔登第二天结婚的事。”

“什么？”

“你没有看闲话专栏？”

“议论我时，我才看。”

“每天都有晚会，我还玩了二十一。”

“赢了？”

“输了。”

“你应和我一起去。我不会让你输的。”

他抚摸着她。她软弱无力地躺卧着。

“我要离开几周，”他说，“没有我在，你行吗？”

“试试看，”她逗乐地说。“要去哪儿？”

“我不知该不该告诉你，我的女儿，拉琪尔——她象我一样有点疯疯颠颠，——与斯坦尼斯洛浦洛斯家的人结了婚——是父亲，叫迪米特里。令人难以置信，他的年龄和我的差不多。拉琪尔从前常常同奥林匹亚一同上学。”他叹口气。“他不好对付。”

“她与世界富豪结为伴侣，怎么说她不好对付？”

“拉琪尔不需要他的钱。”基诺说，他将那只手移开。

“放回原处！”佩奇责骂道。

基诺听从她的吩咐。

“嗯……”佩奇沉溺于冲动之中。

基诺意识到她的进一步要求，便俯身于她。

与基诺同床共枕的女人无数，他记不起有哪位女人象佩奇一样贪得无厌，难以满足！

她坐起身子，亲吻着他说：“谢了。现在谈谈你的女儿吧。”

他双肩一耸。“没有什么可说的。她与那家伙结了婚，他们邀请我们去巡游。苏珊想去。”

“可以想象。”

“我去主要是想见见孩子。”

“什么孩子？”

“我是外公呀。”

“天呀，不可能！”佩奇从床上一跃而起，做出惊恐、嘲弄的神色。

“我在与一位外公睡觉啊！”

“嘿——”他咧嘴笑道。“你又不是天真的少女。”

“我才四十多岁。还不至于同爷爷、外公共享床榻之乐。”

“我操你。”

“随时奉陪，老鬼。”

两人同时大笑。他站起身，用胳膊搂住她，他们摇来晃去，兴高采烈。

“你知道吗？”他说道，“你是我喜欢的女人。”

“我俩相差数十年，”她若有所思，“但我们都是在纽约街上度过童年，长大成人的。”

“我没听你谈过。”

“你从未问过。况且，并不是什么难以启齿的事。”

他伸手取衣服。“好吧——谈谈你的经历。”

“等几天再说吧。我的约会已经迟到了。”

“天哪！我以为我们可以坐下，东拉西扯一番。以后来见我，不要再与他人约会。”

她急急地跑入浴室。“何时动身？”她大声问道。

“过几天。”

“我会想你的。”

“我会更想你的。”

苏珊坐于贝尔·艾尔旅馆的露天平台，她不停地瞧着腕上的佩特克·菲利普牌金表，显得急躁，不耐烦。佩奇又没能如期赴约。她总是如此——只要与苏珊约会，她必定迟到。过去几个月来，她们匆匆相约，匆匆分手。苏珊疑心佩奇另有新欢。

她紧蹙眉头，意识到，假如佩奇提出分道扬镳，她将无法忍受。这不公平。她难以理解。佩奇是她的一切。

侍者立于她的身旁，问她是否再喝一杯。她要了第三杯马丁尼酒。她重新入座，继续等待。

几分钟后，佩奇出现在她的面前，满面红光，头发杂乱，服饰荒唐可笑。

两个女人亲吻问候。

“我忙得要死！”佩奇感叹道。“仿佛众人都在装饰布置房间。自从他们在《建筑文摘》报道了我为拉莫·卡利菲布置的房屋，我的命运已不为我自己所操纵。”

苏珊有礼貌地笑笑。佩奇身上散发出麝香气味和性的诱惑——她始终如此。

坐在平台对面的两个男人正虎视眈眈地盯着她俩。无论到何处，佩奇总是引人注目。她并非国色天姿，亦非楚楚动人之辈，但魅力勾人。

“我以为你不来了呢？”苏珊责怪道。

“你知道，我总是不能如期赴约的。”

“我们要陪迪米特里·斯坦尼斯洛浦洛斯乘游艇周游希腊诸岛屿。动身前，我必须见见你。”苏珊放低声音，悄声说道：“我们已有两个月没在一起了。我再也无法忍受了。”

佩奇烦躁不安地盯着平台对面。她的目光与其中一位男人相遇。他向她举举酒杯，她想不起自己是否见过这位男人，转念一想，他也许是赖德的一位朋友，便朝他挥手致意。

“怎么样？”苏珊固执地询问她的意见。“难道你不觉得两个月的时间过长了吗？你象我想你一样想我吗？”

佩奇深深叹口气。如何开口告诉一个女人一切都已结束了呢？倘若苏珊是位男人，那么这事就会轻而易举地了结。

她从桌上的盘中拿几粒果仁。“难以同赖德这样的男人共同生活，”她开口说道。

“我理解，”苏珊打断她的话。“你觉得同基诺生活容易吗？他已年迈，难以相处，是个性欲狂。我简直弄不清楚自己是如何忍受他的。假如不是为了你的缘故，我——”

“听我说，”佩奇的声音坚定。她不愿听别人将基诺说得一无是处。她猛然想到基诺的确与众不同，仅为这一点，她打算放弃所有其他情人——包括苏珊。“赖德今非昔比。我

不知道他有何遭遇，反正他的变化很大——变得有出息了。”

苏珊注视着她，感到茫然。“那又怎么样？”

“我打算使我们的婚姻公平，合理。”佩奇深信自己的谎言。

“那又怎么样？”苏珊重复道，目光呆滞。

“对不起，女士们。”佩奇刚才注目的那位男子立于桌边。他年至中年，态度随便不恭，犹如洛杉矶人一般。“恕我冒昧为你们要了香槟酒。”

侍者将一盘冰块和一瓶香槟摆在邻桌。

“我与我的朋友感到象你们两位这样漂亮的女人应享受上等饮料。”男人恭维道。此时，他的那位个头矮小，蓄胡留须的朋友抬腿走上前，两人站立一处，期待她们的邀请。

“谢谢，”佩奇优雅地表示感谢，交叉起两腿。

他们嗅到她身上的气息，直立原处，表情生硬，死板——两条等待追捕的猎狗。

“我很愿意邀请二位加入我们，”她接着说，“但是桑塔杰洛太太的家人溘然长逝——所以，我相信二位一定理解此时我俩进行社交是……是不合适的。”

“当然，”第一位男人的语调十分肯定。“我们不愿打扰你和桑特——嗯，也许晚些时候你们肯赏光与我们共进晚餐？”

“多么诱人的建议，”佩奇哀叹道。“不过，根本不可能。见到你们很高兴。”她再度交叉双腿，使他们有机会再享受一番伊甸园的气息，然后转过身，将他们打发走。

他们得到暗示，极不情愿地转身离去。

“你指的是什么——使你们的婚姻公平，合理？”苏珊声音嘶哑，怒气冲冲。

“就是说的那个意思，”佩奇冷静地回答。“我要坚贞不渝。”

“你！”苏珊嘲弄道。“永远不会！”

侍者为她们斟满香槟。

“请不要低估我，”佩奇嘟囔道，“你能做到的事，我也能做到。”

苏珊泪珠盈眶。“我们的关系怎么办？”她悲伤地问道。

“让我们忘却过去，展望未来吧。”

第六十四章

伦尼·戈尔登的婚事成为世界各大报刊的头条新闻。两天后，他的母亲艾利丝·戈尔登抵拉斯韦加斯。在这非常时期，她不是伦尼生活中真正希冀的人物。他家有妻子及一位小女，他整日挖空心思，忙于考虑如何同她们和睦相处。突然出现的母亲成了不必要的包袱。然而，按母亲的说法，母子不可分离。母亲的谆谆教导，苦心栽培，使他有了今天。奥林匹亚闯入伦尼的生活，严重地妨碍了母子间亲密无间的关系，这使艾利丝怅然，不过她决定张开双臂，热烈欢迎她。

惊愕不安的杰丝将她引入他的房间，伦尼小心翼翼地等候母亲。

“我看见她在门厅里大吵大嚷，”杰丝低声说道，“天

才晓得她在喊些什么。所以我觉得最好将她带来。我想她记不得我了。”

“亲爱的！”艾利丝兴奋地大叫着，张开细长的双臂。由于节食，她变得骨瘦如柴，她的头发染得灰白。艾利丝紧紧地拥抱着伦尼。

“艾利丝，”他说，“你到这儿干吗？”

“我到这儿干吗？”她环顾四周，仿佛房间有一群聚精会神的观众，结果只看到伦尼和杰丝在身旁。“我到这儿干吗？我是你的母亲，你的血肉。我到这儿干吗？哼！一位新婚的孩子还没有问候他那体贴入微，焦虑不安、孤独寂寞的母亲却提出这样一个荒唐可笑的问题。”

杰丝徘徊不安。她拿不定主意是走还是留。伦尼已替她拿定主意。“叫茶去，”她粗鲁地吩咐，“要三份。”

艾利丝手提一只毛毡制的旅行袋，这旅行袋破旧不堪，一定见过大世面，享受过荣华富贵。她将旅行袋置于地板。东瞧瞧西望望。“头发呢？”她询问。

“什么？”伦尼反问。

“我想她是指女继承人，”杰丝猜测说，尽量忍住笑声。“是这意思吧，戈尔登太太？女继承人？”

艾利丝透过三层僵硬的假眼睑窥视着她。“你是谁？”她不满地问。“有点面熟。”

“我是伦尼中学时的朋友，我叫杰丝·斯科尔斯。”

艾利丝凝眸注视。“是小家伙，”她终于说道，艰难地回顾杰丝的童年生活。”

艾利丝坐于长沙发椅上。她身穿一件廉价的聚酯衣裙，裙襟开口低，露出干瘪的胸部，短小的裙摆展露出仍诱人注

目的双腿。“我乘飞机来的，”她大声宣布。“机上的男人们不甘让我寂寞。当我向大家宣布我是你的母亲，伦尼，女人们便蜂拥而至，让我应接不暇。我为你准备了四位活泼可爱的姑娘，不过我想你不会对她们感兴趣的，既然你已完婚。”

“我妻子不会感到激动不安的。”他冷冷评论道。

“她在哪儿？我来想亲眼见见这位——”她稍停顿，决心将音发准——“女继承人。”

“她名叫奥林匹亚。”

“时髦的名字。”她很偏爱他，尽管面露指责之色。

“你本能给我打电话，你本应该邀请我参加婚礼，告诉我你正名扬韦加斯——这是我的家乡，我居住过的城镇。我也曾经在此名噪一时，这你知道。这事就发生在不久前。艾丽丝：碎冰鸡尾酒，这是当初的雅号。就是现在，在这座城中，我的名字还是响当当的，你应该清楚我是很有知名度的。你应该象从前的我一样闻名避尔——也许应该有过之而无不及。天知道他们是否记得……”她慢吞吞地打住话。

“你住在何处？戈尔登太太？”杰丝礼貌地问，觉得该巧妙地让她离开。伦尼喜欢在演出前一人独处。

“当然在这儿，”艾丽丝脱口而出，声音尖利，愤怒。

“快替我安排。我是明星的母亲，你清楚，我理应得到他人的承认，引人注目。要不是我，他能在这儿立足吗？”

“要呆多久？”

“我的儿子要我呆多久，我就呆多久。”

伦尼耸耸肩，感到无能为力。“你知道，我刚刚成婚。”

“那就是我到这儿来的原因。”

他不忍心让她走开。三十二岁的人还需要母亲的关照

吗？

无论他需要她与否，她的的确确从天而降，出现在他的面前。奥林匹亚会同她闹翻的。

婚宴后的第二日，——她确信他们的结婚照，已出现在世界各大报刊杂志上——奥林匹亚打电话给正在法国南部的福莱西。一位姑娘接了电话。

“叫福莱西听电话，”奥林匹亚傲慢地命令道。“赶快！我在从美国打电话。”

她等了足足有十一分钟才听到福莱西低沉的带有伦敦腔的声音叽哩咕噜地传过电话。“我猜想是你打来的电话，”他粗鲁地说。“真他妈的棒极了！上星期我在机场等候，足有两个小时，等得我焦头烂额。我这人是不常去机场的。”

“你真心地等我？”

“干吗不是真心的，你说你要来的。”

“可是我没去，”她冷冷地说，“因为我想贵夫人会吃醋的。”

“哼，放屁！你心中这么想吗？”

“你的夫人，福莱西。你不知怎么搞的，一时粗心大意，忘记向我提及贵夫人，你的那位十几岁就身怀六甲的夫人。混蛋，你是个恶棍！”

他放声大笑，声音嘶哑。“你在看摊头小报吗？难以想象，你这样富有的人居然与摊头小报勾勾搭搭。”

“安分守己的人绝不会有身败名裂、自食其果的嗜好——无论他是富人还是穷人。我已让人将你放在纽约公寓的东西打点完毕并送到古德威尔。”

福莱西义愤填膺。“你干什么了？”

“明知故问。”

“见你的鬼去！”

“刚才谈到报纸，我顺便问一句，你看今天的报了
吗？”

“你是头母牛，愚蠢透顶。”

“你让人难以忍受。”

“快扭着肥大的屁股到我这儿来。我要与你论清是
非。”

“我可以带丈夫吗？”

“带什么？”

“看看报就知道了。”

“嗯，得了——蠢猪，没有这回事吧？”

“我似乎在赶时髦。”

“同谁搞在一起了？我想不可能是那位戴假发的西班牙
乌龟王八蛋。”

“我顶住了引诱。”

“感谢上帝！”

“我同伦尼·戈尔登结了婚。”

“他是谁？”

这次谈话的进行未遂她所愿。首先，她坚信福莱西已对
她的婚事了如指掌，而且她理所当然地认为他对伦尼也会有
所耳闻。

“我恨死你了。”她无理地责骂道。

“你是来还是不来？”

“你难道没有听我说？我已结婚了——和你一样。一切

就此了结。”

他腻烦不堪。“随你的便吧，肥猪。”

她仿佛看见他正扭摆着瘦骨嶙峋的双肩，福莱西恼羞成怒，腻味厌倦时总是如此作态。他竟然无所谓！她愤愤地摔下电话。她父亲始终正确无疑。福莱西自私自利，是位堕落的吸毒者。现在他俩终于一刀两断，各奔东西了。

可她为何如此沮丧，忧郁？她再当新娘，理应欢歌雀跃——至少面带微笑。

她通入密室，饱吸一番可卡因。伦尼·戈尔登到底是何许人？她为何要与他结为终身伴侣？为何要刁难福莱西？理由种种，但不能自圆其说，奥林匹亚绞尽脑汁。

上帝！她这是何苦呢？伦尼似乎挺不错，他风度迷人，况且在床上亦能征善战——可是这类男人始终未能持久地得到她的青睐。她又一次铸成大错。再过几周，等到出航巡游之后，她就要指示私人律师帮她摆脱困扰。不是什么大交易，再付一笔钱罢了。她能付得起，富人有富人的好处，做富人是有补偿的。

第六十五章

拉琪尔只打算带些运动衣上游艇，但是傍晚时分迪米特里却告诉她，每晚要正式用餐。

“你要穿衣打扮，入坐就餐？”她惊愕地问。

“根据传统。”他回答。

“根据谁的传统？”

“我的。”